



克里盖尔著

十月所诞生的

中国电影出版社

十月所誕生的

〔苏联〕E·克里盖尔 著

胡伯胤 译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59·北京

十月所誕生的
〔苏联〕E·克里盖尔 著
胡伯胤 译

*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单舍饭寺12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89号
財政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書店經售

*

开本787×1092公厘 $\frac{1}{4}$ ·印张1 $\frac{1}{4}$ ·字数41,000
1959年12月第1版
195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統一書号: 10061·196 印数1—5,000册
定价: 0.18元

Евгений кригер

РОЖДЕННАЯ ОКТЯБРЕМ

譯自《КИНО ИСКУССТВО》1958, №. 2.

內 容 說 明

这是一部纪录片电影文学剧本。它用純电影艺术的語言，簡明而具体地向讀者介紹了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苏联共产党和列宁同志領導苏联人民怎样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武装力量——苏联紅軍。在保卫十月革命的胜利的战斗中，这支人民的队伍逐渐发展、成长、壮大起来，最后终于成为世界和平堡垒的坚强支柱。

这是一部叙述紅軍誕生和成长的历史，但是其中并没有繁瑣的历史事件。它只是通过在苏联国内战争和伟大卫国战争中的英雄人物——从元帅直到列兵——的事迹和活動，向我們展示了苏联共产党建立苏軍和領導苏軍的伟大的功績、苏联人民和她的軍队的血肉連系、苏軍的伟大国际主义精神和它对人类和平事业所作的巨大貢獻。

一位苏联軍人！在紅場上的閱兵式即将开始前，当礼炮与苏联国歌的声音溶和在一起的庄严而神圣的时刻，他肃立在我们面前。

我們凝神注視着他的面孔。

战士或軍官、飛行員或水兵、軍事学校的學員或著名的元帥——他总是佇立不动，他的面孔庄重，甚至严峻。但与此同时，我們在他的視綫中感觉到了一种明朗而驕傲、真摯而崇高的思想。

礼炮在克里姆林宮的小山上不停地响着，重新喚起了对伟大战役和光荣胜利的記憶。

当我们凝視着这些軍人的面孔时，我們想到：

——是啊，这是一些真正的战士，他們掌握着森严的武器。我軍的威力，永远富有生命力地、永远使敌人震惊地在从炮口里噴射出来的硝烟中扩散着。但是，为什么我軍的战士，不仅仅在我国，而且在其他国家，在外国，在別国人民的土地上，人們也为他們建立光荣的紀念碑呢？这在人类史上是从无前例的。

把銀幕遮蔽了一瞬間的硝烟散开了，我們看見，在維亞茲馬為我們的士兵建立的紀念碑。

我們的战士怀里抱着一个嬰兒——这是建立在柏林的紀念碑。

这个聳立在一座大城市上空的花崗岩的苏軍战士塑象，建立在匈牙利盖列尔特山上。

捷克的婦女們在农村廣場上的紀念碑前低垂着頭。不知是在什麼地方，孩子們手里抱着鮮花正在向墓碑行着少先隊禮，在這墓碑下面長眠着蘇聯士兵……在石頭上刻着他們的名字……伊萬諾夫……格里琴柯……阿達米揚……道里捷……瑪麥道夫……瓦里哈諾夫……

——異國的人民以友愛和感激來對待那些並非它本國的戰士們，象這樣的事何時何地曾經有過呢？

——在為異國的戰士們堅立起來的紀念碑的台座前徹夜燃着永不熄滅的火光，象這樣的事何時何地曾經有過呢？

當我們面前重新出現了莫斯科紅場，在靜寂的深夜里，在列寧墓前更換着榮譽崗哨的這一瞬間，讓我們來思索一下這個問題吧。

我們的一個士兵，他背對着刻着列寧、斯大林名字的花崗岩石，在階梯上站着，在寧靜中仿佛正在傾听着意大利工人的歡迎詞。讓我們同他一道來傾听這歡迎詞吧——這是真正的、作為歷史文獻保存下來的意大利愛國者安東尼奧·格拉姆什對蘇聯第二十七師的戰士們的講話。

——意大利人民歡迎蘇聯士兵。是什麼喚起他們這樣做的？是什麼思想，什麼樣的回憶？

讓這個師的軍旗回答我們吧！

一位第二十七師的戰士在與紅場上的夜晚同樣無聲、嚴肅與崇高的寂靜中守護着他的軍旗。

我們朗讀着綉在紅色天鵝絨上的金字：

“榮膺紅旗勳章的意大利無產階級師。”

……在沿伏爾加河的草原，
在遼闊無邊的大地上，
在烏拉爾的叢山峻嶺中，

在西伯利亚的密林里……

这支我們所熟悉的国内战争年代的歌曲——二十七师軍歌——在我們的回忆里响了起来，与此同时，銀幕上仿佛从我們的历史的深处向我們宣讀了該师的履历史表。我們讀道：

“名字：二十七师。

姓：奥姆斯克。

父名：荣膺紅旗勳章的意大利无产阶级。

出生地：喀山附近的伏尔加河上。

生年：一九一八年。

文化程度：国内战争大学毕业。

出身：工人和农民。

誰生育的：十月革命。”

这就是对于我們看見这部影片最前面的镜头时所产生的问题的回答。这是一部旨在歌頌党、歌頌列宁、歌頌苏联人民、歌頌創建我們军队和它的士兵的影片。我們的士兵是所有那些善良的人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朋友。

师的“履历史表”上“誰生育的：十月革命”这一行字停在銀幕上，紧接着在統一的回忆激情中迅速地閃过了一些不朽的历史图画。

可以把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夜說的話做为这段情节的独特的题句：“要把我們的三支主要力量——海軍，工人和陸軍部队結合起来，一定要占領并不惜任何代价守住：（1）電話局，（2）电报局，（3）火車站，（4）特別是桥梁。”①

不，这是不需要采用如“阿芙洛尔”巡洋艦的炮声或者象占領冬宮的那些为艺术片拍摄的我們熟悉的镜头。最好能

①《列宁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6卷第160頁。

够把当时“阿芙洛尔”号巡洋艦的政治委員亚历山大·維克多洛維奇·別雷舍夫的談話，用同期录音的鏡頭拍摄下来，去代替那些早已为观众所熟悉了的传统的鏡頭。就是他，遵照列宁的指示，以自己的权力下令向冬宮开炮的。十月革命以后，亚·維·別雷舍夫经历着一个布尔什維克的光荣的生活，如今他是“列宁动力工厂”的总机械师。

象这样的人有权利来談一談，在1917年10月25日的事件中，在伟大十月革命的前夜以及伟大十月革命以后的初期，弗·伊·列宁与波罗的海海軍的革命水兵是怎样进行作战联系的。

“同志們！”列宁宣布道。“布尔什維克始終認為必要的工农革命，已經成功了……”①

也許会閃过冬宮里的大殿，临时政府的沮丧的部長們和闖进他們这里来的工人和水兵們，并以工人和水兵的名义传来了馬雅可夫斯基的詩句：

“誰在这里是临时的？

下台吧！

你們的时代結束了。”

战壕。負伤的士兵們。有的睡着，有的疲憊不堪。大家都惊醒了——在战壕远处的一端出現了一个手里握着传单、奔跑着的士兵的身姿。

这是画家弗·謝罗夫的作品：《和平法令》。

和平法令……苏联政府向一切交战国的人民和他們的政府建議立即开始談判公正民主的和平……

在这些神圣而誠懇的文字过去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①《列宁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6卷第219頁。

宛如閃电般的镜头象挑战似地在銀幕上猛烈地掠过去了，它喚起了我們內心的痛苦、憤怒和抗議。士兵們身上沾滿了战壕里的污泥和鮮血……一个士兵的尸体悬在鉄絲网上……炮弹爆炸了，把活的和死的士兵炸得血肉横飞……

在二月革命以后，那些被他自己所不需要的、为別人利益的战争折磨得疲憊不堪的俄国士兵，不願再打仗了。

不願意打仗了！

請看，这是1917年春季俄国士兵和德軍士兵友好的情形。一位士兵坐在前綫的道路上，脫掉皮靴，換着裹脚布——他再不願意往前走、走向死亡了。士兵們坐在临时客車里、坐在貨車車廂頂上从前綫回来了。

克伦斯基还在以他的歇斯底里的口号向士兵們喊着：

“战斗到最后的胜利！”

千百封当时士兵的信件一直保存到今天。这是其中的一封。

这封信上笨拙的鉛筆字的字迹迭印在离开战場的士兵、前綫上热烈的大会、貧困的俄国农村里痛哭着的妇女、劝說革命士兵要“忠于軍人宣誓和軍人荣誉”的沙皇將軍們的一些镜头上。

农民出身的士兵激怒起来，一位俄罗斯母亲在痛哭，書信的鉛筆字一行行地划过：

“軍事部长克伦斯基公民。

我是战壕里的一个士兵……我是在1914年7月28日被征入伍的……您可太不光荣了，部长先生，您这样恐吓我們，簡直叫人听不下去。您現在要我們为了英国、法国和俄国的資本家、地主的利益去进攻。不，部长先生，您是大錯而特錯了：我們現在拒絕进攻，更不願意为了与我們无关的目的去流血；如果您需要进攻的話，部长先生，那就請您帶着全

体躲在后方高喊着我們需要进攻的資本家們到我們的战壕里来吧。”

銀幕上出現了克伦斯基頒布的、关于在前綫和后方建立死刑的命令。

“請您，部長先生，別拿您的懲罰來吓唬我們——我們反正都是一樣；但是您也絕對活不成：我頭一個會給您的腦殼上來一槍……因此，我們請您辭職。如果跟您說好的您不下台的話，那我們就用暴力使您放棄您的寶座。您接受茂盛的鮮花、坐着小轎車的日子算是到頭了。

我們全連士兵希望給您寄去這封全體一致通過的信。”

別擔心這封信太長，在這封信里有著時代的精神。它一行行的字跡迭印在有克伦斯基、資本家部長們、當時駐在俄國的外國使節們的真實的鏡頭上。這封信宛如俄國士兵在對所有的這群臭尸們講話。

這是二月革命以後的事。在1917年10月25日以後，第一綫的士兵給自己的信件找到了另一個投遞處。

沉靜。

斯莫爾尼宮里的一間辦公室。

列寧在椅子上坐着，他聚精會神，彷彿在傾听着什麼。
伊·布羅德斯基的名畫或是當時列寧的照片可以幫助我們看到這個。

在寂靜中傳來了一位士兵稍帶嘶啞的聲音。一位看不見的士兵用不大的聲音疲倦地讀着自己親筆寫的信上的詞句：

“列寧同志，我偶然得到了一份第七十三期《士兵之聲》報，上面刊登着給我們前綫士兵的宣言草案，這樣的宣

言太使我們高兴了。只請您快些把它實現，并告訴我們……”

士兵們是这样給列寧的黨的人們、給蘇維埃的人們写信的……我們應該在影片資料庫里找到，在那个伟大而严酷的岁月里能够象征共产党的集体意志的布尔什維克——列寧主义者的形象。

士兵們在摻和着鮮血的战壕的污泥里給新政权的代表写信：

“我們衷心地請求您，無論如何要尽快簽訂和約。要是能快些簽訂和約，我們就能够拯救我們的革命……士兵們喊着一个口號：給我們和平。給我們和平！”

給我們和平！

一反有声电影的常规，这句话好像是占据了整个銀幕的字幕一样在呼吁着、坚持着、要求着、力爭着。

不，我們不可能找不到，我們一定能够找到在1917年至1918年間，不仅我国工人，就是其他許多国家的工人和农民也这样大声呼吁的旧影片里的一些鏡頭。

給我們和平！

这些鏡頭会給我們带来那个时代的感觉。那时，失去了一千万个生命的欧洲的千千万万人想望着和平，但它只从世界上一个国家得到了反应。我們看見，在这些充滿了人类的祈祷与苦难的鏡頭后面，多么簡單明了、坦率直接而又真实地传来了朗誦一封因時間而退了色的文件的声音。这是朴素的、清醒的、人人都能够了解的話語：

“在与德国开始和平談判的同时，苏联政府一再向協約國呼吁……”

劳合·乔治、普思卡賈、霞飞、吉青納，总之，一切在当时体现着協約國，并以恶毒的沉默来回答布尔什維克蘇維

埃共和国的爱护人类的号召的人物的呆照，凝滞在我们面前。

“……向协约国发出参加和谈的建议……1917年11月、12月，1918年1月苏维埃政府一再重复自己的呼吁。但是无济于事！得到的回答只是沉默。”

不，他们不仅是沉默。

请读吧：

“如果俄国不继续卷入战争，”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初期写道：“那么革命就将成为决定各国人民群众命运的最伟大的因素……”

不能否认这位英国人的远见。

美国人象往常一样地匆匆忙忙：

“根据合众国驻彼得堡大使转交给我的我国政府十分肯定的指示，”美国驻协约国总部代表凯尔特中校写道：“我荣幸地通知您……我国政府绝对地、积极地抗议俄国可能签订任何形式的单独和约。”

在沉默中听见德国士兵的脚步声。听见在乌克兰、白俄罗斯、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吞食农民房屋的火焰的轻轻的、可怕的劈裂声。在和这同样的火灾的劈裂声中，我们看见德皇威廉二世的丘八式的胡髭；他摸着胡髭，丘八式地把右手向外一挥，发布着命令。

“德意志高于一切！”

德军走着、走着……此刻影片上没有音乐，只有踏步声。仍然是那单调乏味而令人麻木的踏步声。一支伤感而又粗俗的德国小调的声音渗透了出来……

——在布尔什维克党、在苏维埃政府的面前提出了一个問題：

要么就是与帝国主义德国媾和，以便在帝国主义新的进

攻尚未到来之前得到短暂的喘息；

要么就是使苏维埃政权处于灭亡的威胁之下。

威廉皇帝的士兵的皮靴踏着步子。

——1917年12月3日，苏联政府与德国开始了和谈。不
愿休战协定，德皇威廉在准备向彼得堡进攻，蓄意迅速消灭
布尔什维克俄国。

德皇威廉的士兵的皮靴声响着，响着，响着。

在呆板地踏着步子的德军皮靴声之后，在声音不大的、
粗俗的德国小调声之后，响起了号召的鼓声和清晰而明朗的
俄国军乐的声音。

莫斯科大街上行进着第一批赤卫军的队伍。他们之中有
些人穿着没有军衔的军装……有些人戴着工人制帽……这是
人民的军队……是革命的军队……

“不武装保卫社会主义共和国，”列宁说过。“我们就
不能存在……这就是说，统治阶级即无产阶级只要愿意统治并
进行统治下去，就应当也用自己的军事组织证明这一点。”①

从那些被忘却的、迅速、粗造、了草制成的标语牌上
——当时没有时间把它画得太美——给我们带来了那个时代的
火热气氛。“帝国主义侵犯苏维埃俄罗斯”……“苏维埃
俄罗斯是被围攻的营垒”……

——党见到了强加在年轻的共和国身上的危险。党号召
战斗。党的七届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亲笔起草的“关于战争
与和平的决议。

我们看见这份手稿最前面的几行字……

划过了几个历史性的记录片的镜头：整个俄罗斯宛如一
口大锅似的沸腾着……许多城市的街道上挤满了人……群众

①《列宁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9卷第128—129页。

大会喧嚷着……士兵們在露天講壇上热烈、激动、滔滔不絕地大揮着拳头发表演說……这是暴风雨！

这时传来了布尔什維克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決議的声音：

“代表大会認為：我們党、覺悟的无产阶级的整个先鋒队，以及苏維埃政权的首要的和基本的任务在于：采取最坚强的、坚决无情而严厉的办法来提高俄国的工农的自我紀律和紀律精神；說明俄国已不可避免地在历史上逼近解放的、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战争；……”①

在一个沸騰的士兵大会上，一位士兵或是水兵以威严的动作把一个正在雄辯的軍官推下講壇。

他自己站到了那位軍官的位置上。

他向他的那些战壕里的伙伴們伸出了手，說着什么，他是在向他們宣布一条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事情。

宣布什么事呢？

讓那个时期的文件来作答吧。

1918年的1月15日，人民委员会議上通过了关于建立工农紅軍的法令。1918年2月11日，通过了关于建立苏維埃工农海軍的法令。

这支軍隊是在战火中創建起来的。

党中央委员会担負起了領導創立和建設軍隊的工作。

列宁的这篇文章成了党在組織軍隊、組織对敌回击的巨大努力的泉源。

这是列宁亲笔写的，我們讀着：

“現在痛苦的真理已經万分明显，要想不看見它是不可能的。俄国整个资产阶级的都在欢呼和庆祝德国人的到来……在得文斯克，俄国軍官已經戴上了肩章。

①見《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會議和中央全会決議选輯》中国人民大学1954年版第35—86頁。

在列日伊察，資產者欢天喜地地迎接德国人……我們將要开始組織革命軍隊，但不是用空談和叫喊……而是用組織工作，用建立严整的全民的和强大的軍隊的实际行动。①

紧张的工厂汽笛发出警报，它召唤着人們，扣打着人們的心。

警报，警报！

武装的工人和士兵在彼得堡的工厂的車間里……在彼得堡的街上……在車站上……

——在粗暴地破坏了休战协定之后，德国宣布：从2月18日12时起，与苏維埃国家处于战争状态。

魯登道夫在他自己的司令部里。他当时曾宣布說，向苏維埃俄国的进攻“将导致推翻布尔什維克政权”。

又是德国士兵的皮靴在踏着脚步。

在地图上，他們走着——向普斯科夫……向納尔瓦……向彼得堡……

在軍事人民委員部的一項命令中，以无比真实的詞句表示了致命的危險性：

“由于旧軍隊暴露出来的政治的无战斗力，致使彼得堡处于直接威胁之下，战綫瀕于崩潰的形势，因此，必須把保卫祖国的全部重担托付給新建的、但是尚未完全組織起来的紅軍。”

1918年2月25日

序幕占据了整个銀幕，它提醒着：苏联人民在这一天紀念苏軍的誕生日。

①《列宁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7卷，第25—26頁。

是的，那时候还没有雄壮的军乐声。那是个可怕的、平凡而又伟大的一天：无产阶级的彼得堡奋起回击敌人。

两三张照片或绘画：彼得堡的工人开赴前线。

真实的照片：1918年。志愿报名参加红军的情形。在桌旁的一块标语牌上写着：“工农红军万岁。参加红军报名处。”

我们回忆着：

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决定立刻参加到战士的行列里……

彼得高夫斯基区的工人和士兵代表大会决定：留下八个人来做当前的工作，到会的所有其他代表，全体率领自己的队伍开赴前线。

“暴风”工厂提供了五百人的队伍，谢斯特罗列茨基工厂——六百人，第二市区——两千人。

真实的照片（1918年2月）革命士兵出现在纳尔瓦附近。旗帜上写着：

“同志们！让我们为苏维埃政权献出生命！”

1918年2月25日的一页《真理报》：

“首都的无产阶级威严而强大地起来反抗外国资产阶级强盗们……最近几天之内将有五万名战士拿起武器来，志愿参加作战的士兵还不计算在内。”

——红军就是这样诞生的：在战火中、在致命危险的时刻诞生的。它诞生在党的旗帜下、在列宁旗帜下的无产阶级群众中间。

在影片里很可能不会给一篇具有伟大力量的文件以必要的篇幅。但我仍然要把它提出来，好让影片的制作者在工作中能被当时的气氛所灼伤鼓舞。

“师团都爬到后方去了。但是赤卫军占据并拯救了战线。困难，但并没有失去希望……赤卫军没有放弃战线。我

也不会离开崗位。只是別忘了我們这些人。列宁万岁……人民的近卫軍、自由的人民和社会主义共和国万岁。

赤卫軍第三西伯利亚师政委凱列。”

战斗在冬天的严寒中进行着。左面是疯狂的、同时又为突然的回击所震惊的德国人。右面是紅軍的士兵、水兵、工人在进行猛烈的反冲锋。这是1918年在普斯科夫城下的战斗（甫·季米特里耶夫斯基、伊·耶夫斯契涅也夫、格·普洛柯宾斯基合作的油画）。

“这是1918年2月在普斯科夫城下的战斗，苏軍的一位宿将、第二赤卫团团长阿·伊·捷列巴諾夫从銀幕上對我們說道。“我們的战斗部队就守卫在这里……”

·后备役中将捷列巴諾夫，被那次历史性战役的参加者包围着，正在和今天我軍的新战士们談話。他向他們叙述着第一批、最早的一批革命战士的英勇事迹，并向他們講解为什么2月23日是苏軍的誕生日。

所有这些人和捷列巴諾夫一同来到切略哈河岸。这里曾是德寇与紅軍双方的战綫。我們的指揮部就在这里，題在岩石上的字迹可以作証。

从那时起，我軍就是在国际主义的工农友爱的旗帜下作战的。在捷列巴諾夫身旁站着几个老头，他們是在1918年和彼得堡的工人并肩作战的爱沙尼亚人和拉脫維亞人。

在照片上我們看見另一些英雄，我們的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記他們的名字，他們是：

甫·金吉謝普——爱沙尼亚布尔什維克的領導人、赤卫軍的組織者。

亚·伐布里茨烏斯——拉脫維亞的布尔什維克，他曾經組織过騎兵游击队，后来成了紅軍的一位將領。

阿里薩·契斯列尔——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的爱沙尼亚工